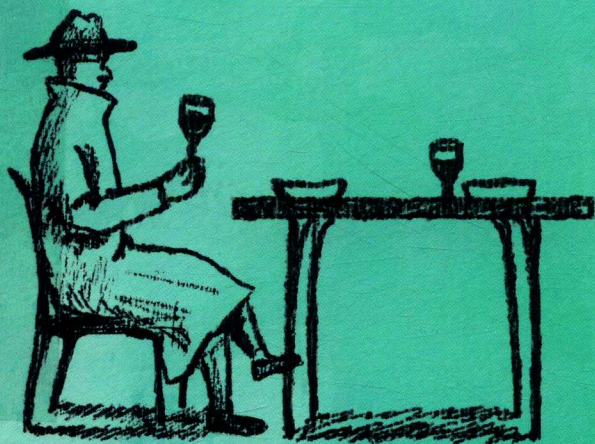


里卡尔多·雷耶斯 离世那年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黄茜 译

O ANO DA MORTE DE RICARDO REIS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里卡尔多·雷耶斯 离世那年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黄茜 译

O ANO DA MORTE DE RICARDO REIS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5-0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 / (葡) 若泽·萨拉马戈著; 黄茜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063-9792-6

I. ①里… II. ①若…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 - 葡萄牙 - 现代 IV.
①I55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1835号

O ANO DA MORTE DE RICARDO REIS by José Saramago
Copyright © José Saramago &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 1984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

作者: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译者: 黄茜

责任编辑: 赵超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268千

印张: 10.375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92-6

定价: 5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博学者满足于世间的风景。

——里卡尔多·雷耶斯

选择不作为的方式，是我生命的重心与顾虑。

——贝纳尔多·索阿雷斯

若对我说如此描写并不存在的人是
荒谬的，我要回答我亦没有里斯本曾经
存在过的证据，或这个写作的我，
或任何臆想之地存在的证据。

——费尔南多·佩索阿

此处大海止息，土地伊始。雨落入惨白的城市，携带浊泥的河水滚流着，岸边的湿地盈满潮水。在沉郁的涨潮中升起一艘暗船，那是欲停靠在阿尔坎达拉港的“高地桥梁”号。这是艘英国船，属于皇家邮政航线。人们用它横越大西洋，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海上留下梭子般的印迹，这里，那里，泊入同一些港口，拉普拉塔，蒙特维多，桑托斯，里约热内卢，伯南布哥，拉斯帕尔马斯，以如此或相反的次序，而若航程顺利，还会在维哥和波洛格内港停留，最后抵达泰晤士河，如同此刻驶入特茹河，而你不会问哪一条河流更长，哪一个城镇更宽广。船只并不大，一万四千吨，十分适合海上航行，这次横渡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遇到持续的坏天气，晕船的只有那些初次渡海者，或一些虽有些经验，却因着难以治愈的胃部小敏感而受苦的人们。而且，由于船上自在的气氛和舒适的陈设，如其双生兄弟“高地帝王”号一样，它还被亲切地赋予了“船舶之家”的美称。二者都将宽阔甲板让给运动和阳光浴，比如，你可以玩板球，既然它是原野上的游戏，那么也可以在海的波涛上玩，这也展示了在大不列颠帝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出于决策者的意志。在气候怡人的日子里，“高地桥梁”是孩子们的花园，成年

人的流连之地，但今天不是，一直下着雨，这是我们在海上的最后一个下午。透过晦暗的布满海盐的窗玻璃，男孩们窥视着灰色的城市，小山丘上低矮的都市，仿佛所有房屋都只有底层，偶尔窜出一座高耸的穹顶，一面强劲的侧墙，一个暗示着城堡遗迹的轮廓，除非这一切只是从阴暗的天空中倾泻的雨水瞬息万变的帐幔造成的假象，错愕，幻觉。那些来自外国的小孩，天性慷慨地赋予他们更多好奇，想要知道这个名字。父母会告诉他们，或者他们的奶奶，乳母，amas, bonnes, fräuleins会拼写出，或者从这里经过去执行某项操作的海员会说，这里是Lisboa, Lisbon, Lisbonne, Lissabon，四种不同的说法，除去那些变体和不精确的形式。孩子们学到了之前缺失的知识，而让年轻的头脑更为困惑的是，这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什么都不懂除了一个近似拼出的名字，以独特的阿根廷口音，若他们是阿根廷人，或乌拉圭口音，巴西口音和西班牙口音。后两种人能用卡斯蒂利亚语或葡萄牙语清楚地拼写Lisboa，发音却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既无法让普通人听懂，在书写里亦无所体现。清晨拂晓当“高地桥梁”驶离港口，但愿会有一丁点阳光和露出脸颊的天空，使这灰黑的雾霭并非完全是昏暗的，还看得见陆地，那些第一次路过此地的乘客已经记忆渺然，孩子们叨念着Lisboa，它自动从一个名字变成另一个，成年人皱起眉头，在一股刺穿了船木和铁器的湿气中不禁寒战，仿佛“高地桥梁”号正从大海深处滴落，双重幻觉的大船。从喜好和意愿上讲，没有人愿意滞留这个港口。

少数人要下船。船停了下来，舷门装上楼梯，不慌不忙地，行李搬运员和卸货员已经出现在下方，海关稽查们从屋檐下和塔楼的歇身处出来，和海关官员一同现身。雨下得柔和些了，若有若无。乘客们拥挤在阶梯的高处，犹豫着，似乎不相信已经可以下船。会被带入隔离区么，或担心那些湿滑的阶梯。但真正震慑他们的是寂静的城市，或许所有人都死了，而这雨的落下只是为了让还矗立在那里的一切化入泥土。在港口周围，另一些舷窗微暗地反光，那些

船柱是从树木上砍下的树枝，那些起重机显得好安静。是星期天。在海港的棚屋之后崛起幽暗的城市，隐藏在立面与墙垣里，仍然被雨水护卫。也许它正掀开沉重的、绣花的帘幕，以空洞的双眼往外瞧，听雨水从屋顶冲刷而下，流过檐沟，流向地下的沟槽，小径洁净的石灰石地面，流入涌动的排水沟，在被水流淹没的地方，一些排水沟的盖子被水面轻轻地抬起。

第一批乘客下船了。单调的雨下一双双弓形的肩膀，手中握着包裹和小提箱，一副失神的模样。经历这场旅行仿佛一个流动的影子之梦，在大海与蓝天之间，船头节奏的升与降，波涛的颠与簸，催眠的地平线。有人把孩子抱在怀里，从孩子的沉默看来应是葡萄牙人。他没有询问这是哪里，或者此前，为了让他在窒闷的寝舱里快速入睡，大人们向他许诺了一个美丽、幸福的城市。另一个迷人的谎言，因为这些人无法忍受移民的艰难。一位耄耋之年的妇女，由于坚持要撑开雨伞，让夹在臂下的一个绿色的锡盒，那盒子形状像个衣箱，落在港口的岩石上砸碎了。箱盖松开，内里的物品炸裂开来。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是个人珍视的物件，一些彩色的布条，几封随风飘散的信件和旧相片，一串散碎的玻璃念珠，几只弄脏的雪白线团，其中一只消失在船侧与码头之间。是一位三等舱的乘客。

双脚踏上土地，奔跑着躲雨。这些外国人低声抱怨着暴风雨，仿佛我们（葡萄牙人）是坏天气的始作俑者。他们许是忘记了在他们的法兰西和英格兰天气总是更糟。总之，对他们来说，一切皆可以用来表达对贫穷国家的蔑视，哪怕一场再自然不过的雨。我们更有理由抱怨但我们缄口不言。这该死的、糟糕透顶的冬天，将肥美原野里的植被连根拔起，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行李已开始被卸下，在闪闪发光的披肩下，海员们像戴着风帽的偶像，地下的葡萄牙搬运工个个却是轻装上阵，带帽舌的小圆帽，有条纹的防水短上衣，对倾盆大雨视而不见，让

观者称奇。或许此种对安逸的无视让乘客们的钱袋起了怜悯之心，如今人们叫它钱包，小费带着同情跳出来。这个落后的族群，摊开双手，每个人充分地出售了他所有的一切，忍耐，卑微，顺从，但愿我们在世界贸易中持续遭逢贩卖此种货品的商人。乘客们经过海关，总共也没有几个，但要离开这里可颇费时辰，那么多表格要填，而海关工作人员下笔又如此费劲，或许那些动作麻利的恰好都在星期天休了假。才四点钟，下午就愈见昏暗了，再多一点阴影就变成夜晚。而在这屋里似乎永是暗夜，虚弱的酒精灯一整天点着，有些已经烧坏了。那边的一盏烧坏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替换。脏兮兮的窗玻璃透进来几丝水的光亮。阴沉的空气闻起来像潮湿的衣裳，酸腐的行李，像几捆抹布，而一股散播的忧愁，让所有旅者都沉默不语。这到达里没有哪怕隐约的快乐。海关是一处接待厅，一个中间地带，在你走入外面等候着的世界以前。

一个灰白头发的干瘦男人，签完最后的文件，收好它们的复本，便可走出去，在坚实的土地上继续他的生活。伴随着他的那位行李搬运员，其外貌细节不值一述，不然我们将没完没了地做这个实验。为了不使这个行李搬运员与其同侪产生混淆，我们只需说他骨瘦嶙峋，灰发，褐肤，像他陪伴着的另一位一样，脸刮得很干净。但他们又是这样不同，乘客是一个，行李搬运员是另一个。后者用金属手推车载着大旅行箱，另两个相对较小的箱子用一条绕过脖颈的皮带挂在颈项上，仿佛一对等级的枷锁。到了外面，在伸出的屋檐的庇护下，把行李放在地上，为客人去寻找的士，通常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总有出租车在轮船到达时已在此等候。旅者看了一眼低压压的云层，凹凸不平的污水坑，被油、果壳、各种碎屑污染的码头的雨水，然后他注意到一些不显眼的战船。它们不该出现在这里，因为这些船只合适的水域是广阔的海洋，或者，在既非战时也非军事演练的时候，它们也应该待在海湾里，那里可以收容整个世界的舰队，就像从前人们传说，或许今天依然在说的那样，也不去管究竟是怎

样的舰队。其余的乘客亦离开了海关，伴着他们自己的卸货员。此时一辆出租车出现了，轮胎下扬起飞溅的水花。等待的士的人们兴奋地招手，而那行李员一脚跳上了汽车的脚踏板，做了个夸张的手势，是这位先生的车。于是我们看到了在里斯本港口，哪怕一个谦卑的雇员，在大雨和情境的帮助下，其朴实的双手也能获得幸运，这幸运在此瞬间既可被他给予，也可被他扣留，这是当我们谈起人生时，上帝才有的权柄。当司机打开汽车尾部的行李箱盖，那旅者问，这是第一次我们发现他有一点巴西口音，为何这些船停在码头上。行李员气喘吁吁地，一边帮司机抬起那沉重的大旅行箱，一边说，啊，这是一个海军码头，因为天气很坏，这些战船从前天起就被拖到这里，不然它们会漂流海上，在阿尔格斯河的岸边搁浅。另一些出租车相继赶来，或许是它们来迟了，或许是船舶提前到达，此刻这里成了一片露天市场，人人都有车坐。我该给你多少报酬，旅者问；在既定的价格之上给多少都行，行李员回答说。但他既没说既定的价格是多少，也没提及他的服务的真实价格，他相信幸运会庇护勇敢的人，即便只是勇敢的行李搬运员。我身边只有英镑；啊，这也行。接着眼见摊开的右手被放上了十先令，这硬币闪着比太阳更明亮的光。终于，天体之王驱散了里斯本上空的阴云。因了沉重的货物和深深的感动——对行李搬运员来说漫长而富足的人生的首要条件是拥有健壮的、青铜铸就的心脏，不然这心脏的主人就会整个垮掉——他想回报这过分的慷慨，起码在语言层面上不有所亏欠，于是补充了好多不曾被问到的信息，语带着别人注意不到的感激之情。这些是驱逐舰，先生，我们葡萄牙人的，那是“特茹”号，那是“岛”，那是“丽玛”，那是“沃加”，那是“塔梅加”，“岛”就是最近那一艘。却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交换它们的名字，都极其相似，漆成深灰色，被雨水侵蚀，甲板上没一个活物，旗帜湿得像烂布条，毫无不敬的意思。但终究，我们识得了“岛”是这样一只船。之后或许还会有它进一步的消息。

行李搬运员抬了抬无边帽表示感谢。出租车突然启动，司机问，去哪儿。这个问题如此简单自然，人情入境，赶上那旅者猝不及防一时语塞，仿佛在里约热内卢买的船票应该是并永远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包括那些在过去提出的同样的问题，彼时它们所能遭遇的却是沉默。如今刚下船他就发现情形变了，也许因为他被问的乃是两个致命的问题之一，去哪儿，另一个更要命一些，将是，去做什么？司机看向后视镜，猜想乘客也许不曾听见，张嘴正要重复，去哪儿，但回答却来得更快，仍犹疑未决，去一个旅馆；哪家旅馆；我不知道。虽然说了我不知道，旅者却知道自己的愿望，他不可动摇的坚信让人觉得他大概整个旅程中都在深思这个决定。这下边，靠近河的一家；离河近的只有布拉冈萨，在迷迭香大街街口，我不知道您是否熟悉；我不大记得旅馆，但清楚那条街，我曾住在里斯本，我是葡萄牙人；啊，是葡萄牙人，听口音还以为您是巴西人；这么明显吗；还好，也就一点点；我隔了十六年没回葡萄牙；十六年很长呢，您会在这里看见很多变化。说完这些，司机突然闭口不谈了。

对旅者来说变化并不太大。他们追随的这条路和记忆中相似，只是树木更高大，毫不奇怪，整整十六年供它们生长。即便如此，由于在记忆中这些树木依然沈碧，又由于如今冬枝的凋零减小了树冠的高度，现实和记忆的两幅画面就此重叠起来。雨下得稀疏了，只有小小水珠间或滴落，但空间未见明朗，也没有一丝晴空的迹象，云朵并未散去，它们形成最广阔和独特的铅层。经常下雨么，乘客问；简直是场洪灾，瓢泼大雨已下了两个月，司机回答说，同时关闭了风挡刮水器。一些小汽车驶过，极少有几辆有轨电车，哪个行人不放心地收起了伞，人行道上因为水槽堵塞而形成些大水坑。一些小酒馆开着门，一家邻着一家，阴郁的、黏滞的灯光被阴影包围，锌质柜台上一个沾上酒渍的杯盏沉默的影像。这影影绰绰像一道围墙掩蔽了城市，出租车不紧不慢地追随着它们，仿佛在追寻（城墙上的）一条裂缝，一间小窗，背叛的大门，迷宫的入口。来自卡斯

凯什的火车缓慢驶过，仍足以轻易超过出租车，但接着火车又落在后面，当它进站时小汽车已经绕过广场。司机嘱咐说，饭店就在那里，街的入口处。把车停在一间咖啡馆前，司机补充说，最好先去看看有没有房间，因为旅馆门口有有轨电车，我不能候在正门。乘客下了车，眼角扫了一眼咖啡馆，“皇室咖啡馆”，共和时代怀念君主制度的商业化范例，或对上一个政权的怀想，此处乔装为英语或法语。令人惊讶的是，看见了这个词却不知如何拼读它，roial还是ruaiale？有的是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此时雨已停了，街道沿山势向上。接着，想象他从旅馆返回，连同那个存在或不存在的房间，而出租车却没了踪影，带着他的行李，衣裳，日用品，他的手稿一起消失。然后他问自己，一个人若被剥夺了所有这些以及其余的一切财产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在走上旅馆外的阶梯时，他从这些沉思里意识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意识到他正受苦于一种巨大的疲乏，无限的厌烦，一种绝望的感受，若我们真的知道绝望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

旅馆门在被推开的时候，会触响一只电子蜂鸣器。从前曾有一只小铃铛，得儿零得儿零，但是人总得指望着进步和它的好处。进门是一段陡峭的斜梯，在底部，楼梯扶手上一个铁铸的小人儿右臂举着一只水晶球。这小人儿是个穿着宫廷服装的侍童，若表达可以因重复发生新意，若这样说不显得冗赘，因为谁见过不穿宫廷服装的侍童呢。更聪明的说法是，这是个打扮成侍童模样的侍童，从着装的剪裁来看，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旅者攀上那无休无止的长梯，看起来要到达第一层楼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是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每个登山运动员的乌托邦和未竟之梦。总算在高处出现了一个髭须男人和一句振奋人心的话，请您上来。他并没说这句话，但他从高高的楼梯平台欠身观望的态度传达了这一点，一边研究着是怎样的好风和坏天气带来了这位房客。下午好，先生；下午好，他喘不过气来说别的。髭须男人理解地笑着，您需要一个房

间吗，此时笑容变得仿佛充满歉意，这层楼没有房间，这是接待室，餐室和客厅，最里边是厨房和餐具室，客房都在楼上，因此我们得再上一层楼。这一间又挤又暗无法待客，这一间也不行，它的窗户是朝后开的，而这几间都住满了人；我想要一间能看见河的房间；啊，很好，您会喜欢二百零一号房的，它今天上午才空出来，我立即带您去吧。门在走廊尽头，有一枚上釉的小金属板，黑色的数字衬着白底。若这并非一个隐蔽而毫不奢华的旅馆房间，若门上的数字是二百零二，若房客名叫雅辛托，是托尔梅斯庄园的主人，这些轶事将不是发生在迷迭香大街而是在爱丽丝奥田园，它像布拉冈萨旅馆一样，位于上楼的人右手边，而二者也只有这一点相似。旅者很满意这个，或者更严格地说，这些房间，因为实际上有两间房，通过宽阔的拱门相连，那边的睡房，在别的时代称之为卧室，连接着这边的起居室，使整个房间看起来像个小家。光滑暗沉的桃花红心木家具，窗户上挂的帷幔遮蔽了光。旅者听到一辆电车正吃力地爬上街道，吱吱嘎嘎吱吱嘎嘎，那司机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这才想起下车已经许久，而出租车还候在那里吗，被抢劫的顾虑让他在内心中微笑了一下。您喜欢这屋子么，经理问，他的声音与所含的权威符合其身份，但却温柔得像在与投宿者商量。喜欢，我就住这里吧；您大概会住多久；我还不知道，这取决于我要办的事务，我在此停留的时间。这便是当下的对话，此种情形下的对话都大致相似，但这次谈话中有一样是虚假的，旅者并没有需要在里斯本处理的事务，没有任何可以称为“事务”的事务，他说了谎，而他曾断言自己痛恨一切杜撰和不精确。

下到一楼，经理叫来一个手下，负责听差和搬运的杂役，命他去取这位先生的行李。出租车停在咖啡馆门口，旅者和他一同下去，为了付这一路的钱——这种马车夫和赶车人的语言今天还在使用——同时还要看看是否缺了什么东西。但他的疑心是错误的，司机是个诚实的人，只期望他付计价器显示的费用，以及约定俗成的

小费。他没有码头上的行李搬运员那样的好运气，不会再有英镑派发，因为旅者已在接待室里兑换了一些钱。并非慷慨让我们生厌，但还是适可而止吧，过分的炫示是对穷人无声的侮辱。旅行箱比我的钱可要重多了，当它被搬运到楼梯平台，站在那里等候和监视着搬运的经理前来帮忙，一手放在箱子下方，象征性的姿态，仿佛放下第一块石头，而行李箱全部的重量都压在杂役的肩上。他已有了些年纪，一边扛着旅行箱一边感觉到岁月不饶人。两头都送来了无用的帮助，另一头，当然是来自房客，因旁观杂役的出力而深感痛苦。再上一层楼就到了。是二百零一号房间，皮门塔。这次皮门塔是有福了，不用上到更高的楼层。

与此同时，房客转身进了接待室，因花了力气而有些气喘。抓起一支钢笔，在入住名册上写道，关于自己的一切——以便我们得知谁在说话——姓名：里卡尔多·雷耶斯，年龄：四十八岁，出生地：波尔图，婚姻状况：未婚，职业：医生，上个住址：巴西，里约热内卢，从那里他乘坐“高地桥梁”号旅行至里斯本。这看起来像份忏悔录，或隐秘的自传的开头，所有秘密都隐藏在手写的字行里，如今只在于如何去发现它们。而那位经理，歪着脖子追随字母的连接并破解它们的含义，心想自己多少已知道了些什么，便说，医生先生。这称呼不是为了礼貌，而是一种标志，是对权利，对才能，对能力的认可，这些都要求立即的回应，虽没有如是写明。我的名字叫萨尔瓦多，旅馆的经理和负责人，医生先生有任何需要，只需告诉我；晚餐在什么时候；晚餐八点开始，医生先生，希望我们的烹饪能让您满意，我们也供应法国菜。里卡尔多·雷耶斯医生向他点点头，表示但愿如此，然后抓起之前放在凳子上的风雨衣和帽子，走了出去。

杂役已经候在房间内的一侧，房门打开着。里卡尔多·雷耶斯在走廊入口就看见他了，他知道，当他到达那里时，那人会根据货物的重量，抬起殷勤的却也是命令式的手。他一边走一边觉察，之前

竟没留心，这个走廊只有一侧有门，另一边只是一道形成了楼梯井的墙壁，他思考着这些，仿佛这是一个不能忘怀的重大问题，而事实上他是非常累了。役童接受了小费，用手掂了掂，甚至没有看一眼，这是习惯，他感到十分满意，于是说道，非常感谢您，医生先生。我们不用解释他怎么知道这个称呼的，他并没有见到入住名册，事实上，下层阶级的人们从不缺乏那些受过教育、享受特权的上层阶级的敏觉。皮门塔感到痛楚的是他一侧的肩胛骨，因为固定旅行箱的一条皮带绑的不是地方。看起来他对搬运行李也并不是很熟练。

里卡尔多·雷耶斯坐进椅子上，转了转眼珠。这就是他将要不住多久的房间，也许要租间公寓开办诊所，也许会回到巴西，而此刻一间旅馆已足够，一个中性之地，超越承诺与羁绊，一个客居之所，而生命在此悬置。在平整光滑的帘幔之下，窗户突然变得无比明亮，是街灯的缘故。已这么晚了。这一天接近尾声，余下的远远漂浮在海上并将逐渐消散。几个小时以前里卡尔多·雷耶斯还在水上航行，如今地平线已伸手可及，墙和家具仿佛黑镜子反射着光线，不再有船舶上机器沉稳的脉搏，取而代之的是潺潺细语，一个城市的低吟，六百万人在叹息，渺远的叫喊。此刻走廊上响起谨慎的脚步声，一个女人说道，我这就去。应该是女仆，这些话，这声音。打开一扇窗朝外眺望。雨已经停了。新鲜的空气，掠过河面的风的湿润气息，进入房间深处，改变了尘封的气味，那气味仿佛待洗的衣裳放在被遗忘的抽屉里。旅馆与家不同，再次想起这一点很要紧，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味道，汗水淋漓的失眠之夜或爱的夜晚，潮湿的外衣，鞋上的灰尘在离开时被擦去，女仆们会来清洗床单和打扫一切，女人的独特气息，不可避免的味道，我们人性的象征。

让一扇窗子开着，又去打开另一扇，只穿着衬衫，突然清醒而生气勃勃地，开始打开旅行箱。半小时内他就腾空了这些箱子，把所装之物转移到家具里，衣橱的大抽屉，鞋都放进鞋柜，西服挂在衣橱的衣架上，黑色医药箱放在橱柜幽暗的深处，书都放在搁板上。

仅有的随身带着的这几部，一些他不再经常阅读的古典拉丁文作家，有几个十分珍爱的英语诗人，三个或四个巴西作家，葡萄牙作家不超过一打。其中一本尚属于“高地桥梁”号上的图书馆，他忘记了在下船前把书送回。现在，若爱尔兰图书管理员发现图书丢失，粗野沉重的指责会落到卢济塔尼亚祖国头上，奴隶与小偷之地，正如拜伦曾说和奥布莱恩将会说的那样。自这些最不重要的地点，最细小的事件，却总能产生巨大的世界性的后果。但我是清白的，我发誓，只是一次健忘，除此无他。把书放在床头桌上，为了在这几天内能够读完它，他期望如此，书名是《迷宫的上帝》，其作者赫伯特·奎因^①，也是爱尔兰人，这并非古怪的巧合。但是这名字，赫伯特·奎因，才是最为怪诞，因为很容易将它念成，Quem，请注意，Quain，Quem，由于某人在“高地桥梁”号上识得了他而不再籍籍无名的作者，如今，若那里有的是唯一的副本，竟或连这一本也遗失了，我们则更有理由问：Quem（谁）？旅行的沉闷与标题的暗示无比诱人，一个有上帝的迷宫，怎样的上帝，什么样的迷宫，怎样迷宫式的上帝。终究成为一个简单的侦探罗曼司，一场平常的谋杀与调查的故事，凶手，受害者，以及之后的侦探，共同参与了这项犯罪。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们，侦探小说的读者是被阅读的故事里唯一真实的幸存者，若非阅读所有故事的所有读者都和那个幸存者一样唯一和真实。

还有一些需要保存起来的手稿，这些纸页上写着诗歌，最早写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二日。一场战争即将来临，世界大战，人们后

① 博尔赫斯一九四一年创作有短篇小说《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赫伯特·奎因是博尔赫斯杜撰的爱尔兰侦探小说家，而其第一本书，《迷宫之神》，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据媒体称可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夫人的第一部作品媲美，虽然奎因自己常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泰斯特先生或塞缪尔·约翰逊。该小说收入一九四四年的《虚构集》。本书中，一个被诗人虚构的诗人阅读一个被小说家虚构的小说家的小说，并发现奎因（quain）这个名字的发音和西葡语中“谁”（quem, quién）字的发音如此相像。——译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来这样叫它，彼时他们还没经历随后那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大师，我们失去的时光如此恬静，若在这失去里，如同在一个花瓶里，我们放上鲜花。然后结束道，安静地，我们离开这生命，对于活着没有任何悔恨。最新近的这页稿纸，日期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个半月前写就的，不长时间的作品，无限人生活在我们当中，若我思考或感觉，我不知道是谁在思考或感觉，我只是一个思考和感觉之地，诗句并未在此结束，却犹如已然结束，既然除了思考和感觉外别无他物。若我只是如此，里卡尔多·雷耶斯掩卷沉思，则谁会思考我现在思考之物，或我思考着我正在思考的我的思考之地，谁会感觉到我的所感，或我感觉到我正在感觉的感觉之地。谁会利用我而感觉和思考，而在我身中的无限人里，我竟是哪一个，是谁，Quem, Quain, 哪些思考和感觉无可离析因为它们仅属于我。那个其他人未曾是，未能是，无可替代的我是谁。收起那些稿纸，二十年日复一日，页复一页，把它们存放在小书桌的抽屉里。关好窗户，放着热水准备洗浴。已经过了七点。

当接待室里作为装饰的高高的钟表盒敲出八点整最后一声铃响，里卡尔多·雷耶斯准时地下到了餐室。萨尔瓦多经理微笑着，拍了拍不太干净的牙齿上的髭须，跑去打开了双层玻璃门。这门上镌刻着布拉冈萨旅馆的首字母H和B，字母B由正反曲线缠绕成花体，装点着时髦的莨苕与棕榈叶饰，螺旋状的叶簇，令朴素的旅馆别具尊严。餐室长给他引路，这个餐室里并没有别的房客，只有两名刚刚布好餐桌的侍者。从另一扇门后的餐具室传来交织的低语声，门上镌刻着同样的花押字。不一会儿从那边会端上来汤盘，盖着的菜碟和长碟。都是寻常家具，见过一间这样的餐室的人就等于见过所有餐室，除非是极其奢华的旅馆，当然此处不是。天花板和墙壁上几盏柔弱的光，几只衣架，桌布洁白无瑕，体现出经营者的慷慨与潇洒，它们被洗衣店中的碱水漂白，除非在卡内萨斯的洗衣池里，那里只用肥皂和阳光，而连续的多雨，大概使他们的洗涤一连串地推迟。里卡

尔多·雷耶斯坐下来，餐室长告诉他今晚的食物，汤，鱼，肉，除非先生您想禁食，即是说，另一种鱼，汤和肉，我建议后者，为了开始习惯这种新的饮食方法，十六年后刚从热带返回，这已在餐室和厨房里周知。开向接待室的门此时被推开，进来一对带小孩的夫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蜂蜡般的颜色，父母却面色血红，彼此之间合法的相似。一家之主走在前面，引导他的部族，母亲在后边推搡着两个孩子往前走。接着进来一个胖子，身形沉重，胃部上方缠绕一圈黄金的链条，从一个马甲口袋连接到另一个马甲口袋。之后又进来一个人，极瘦极瘦，戴着黑领带，袖上也缠着黑绸。在一刻钟之内没有人再进来，能听见餐具触碰餐盘的声音。孩子们的父亲专横地用刀子敲着水杯叫来仆人，那个瘦人因其丧事和所受的教育而备感冒犯，严厉地盯着造次者，而胖人自顾自平静地咀嚼着。里卡尔多·雷耶斯静静地看着鸡肉什锦菜上漂浮的油滴，他遵从建议换成另一种食谱，出于漠然而非相信，因他并不能从中见出什么好处。玻璃窗上的叮咚告诉他雨又下起来了。这些窗户并不开向迷迭香大街，那是哪条街呢，若他曾知道的，如今也记不得了，过来换餐盘的仆人回答说，这里是卡瓦略新街，医生先生，顺便又问，喜欢这鸡肉米汤么。从发音见出仆人是加利西亚人，我喜欢，房客仍带着巴西口音。皮门塔今天收获了不错的小费。

门又一次被打开，这回进来一个中年男人，高个子，穿着正式，脸长而有皱纹，以及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不晓得是否已到了这个年纪，瘦削，更确切地说是单薄。他们走到里卡尔多·雷耶斯对面的桌旁坐下，突然之间仿佛这张桌子一直在等候他们似的，仿佛一件物品等候着时常寻找和占有它的手。他们应是这里的常客，或者就是旅馆的主人，有趣的是我们居然忘记了旅馆还有主人。这二人，是或不是这里的主人，就这样轻步穿过餐室，如同走在自己家中一样，这是仔细看就能注意到的事实。女孩侧身坐着，那男人只留给里卡尔多·雷耶斯一个背影。他们低声交谈，但她说这句话时提高了